

清塘荷韵

QINGTANGHEYUN

季羨林 著



清塘荷韵

Q I N G T A N G H E Y U N

季羨林 著
张昌华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塘荷韵/季羨林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 5
ISBN 7-5399-2076-9

I. 清... II. 季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6628 号

书 名 清塘荷韵

著 者 季羨林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徐 非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625

字 数 28 万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76-9/I·1962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季羨林（代序）

张中行

季羨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。知名，这名确是实之宾，与有些人，舍正路而不由，也就真像是挈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。可是这实，我不想说。也不能说，因为他会的太多，而且既精且深，我等于站在墙外，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不过退一步，不求美，不求富，我也不是毫无所见。就算是概貌吧，大致有三个方面。一是语言，他通很多，母语即汉语之外，世上通行的英、法、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，他还能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火罗语。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，是研究、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。这方面，他用力最多，贡献最大；说大，还有个理由，是这类必须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始能从事的工作，很少人肯做，也很少人能做。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兴趣广泛，有时也从象牙之塔里出来，走向十字街头，就是说，也写杂文，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。

方面这样广，造诣这样高，成就这样大，我这里是想说闲话，只好躲开沉重的，另找点轻松的。这轻松的是自从我们成为不远的邻居之后我的见闻。北京大学校园（雅称为燕园）内东北部有六座职工宿舍楼，结构一样，四层，两个楼门，先为黄色，一九七六年地震后修整变为白色。五座在湖的东部，由南向北排列；一座单干，在湖的北部偏西。我女儿住东部由北向南的第二座，我自七十年代中期到那里寄居。其时老北大时期即任数学系教授的申又枨先生住湖北部那座楼，我们有来往。地震以后不久，申先生因病逝

世，申夫人迁走，房子空出，大约是八十年代早期，季先生迁来。我晨起沿湖滨散步，必经季先生之门，所以就成为相当近的邻居。可是我不敢为识荆而登门，因为我据以推断的是常情，依常情，如季先生名之高，实之重，也许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吧？就是经过同事兼老友蔡君的解释，我还是没有胆量登门。蔡君也是山东人，与季先生是中学同学，每次来看我，总要到季先生家坐一会儿。我本来可以随着蔡君去拜访，仍是常情作祟，有意而终于未能一鼓作气。蔡君才也高，而举止则慢条斯理，关于季先生，他只说中学时期，英语已经很好。这就使我想到天之生材，如季先生，努力由己，资质和机遇，总当归诸天吧？

结识之前，有关季先生的见闻，虽然不多，也有值得说说的。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，不过两个字，是“朴厚”。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，他是名教授，还有几项煊赫的头衔，副校长，系主任，研究所所长，可是看装束，像是远远配不上，一身旧中山服，布鞋，如果是在路上走，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。青年时期，他是很长时期住在外国的，为什么不穿西服？也许没有西服。老北大，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，可是长袍的料子、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，能与人以潇洒、高逸的印象。季先生不然，是朴实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语云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季夫人也是这样，都市住了多年，还是全身乡里气。为人也是充满古风，远近邻居都称为季奶奶，人缘最好，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。与季夫人为伴，家里还有个老年妇女，据说是季先生的婶母，想是因为无依无靠吧，就在季先生家生活并安度晚年了。总之，单是观察季先生的家（包括家内之人），我们的印象会是，陈旧，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。室内也是这样，或说更是这样，墙，地，以及家具，陈设，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。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，学校照顾，给他两个单元，靠东一个单元装书，总不少于三间吧，架上，案上，都满了，只好扩张，把阳台封上，改为书库，书架都

是上触顶棚的，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，又满了。

大概是八十年代前期，不记得由谁介绍，在季先生家门口，我们成为相识。以后，我清晨散步，路过他家门口，如果赶上他在门口，就打个招呼，或者说几句闲话。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礼，也许因为，都觉得对方同佛学有些关系。闲话也是走熟路。消极的是不沾学问的边，原因，我想少一半是他研究的那些太专，说，怕听者不懂，至少是没兴趣；多一半仍是来于朴厚，讲学问，掉书袋，有炫学之嫌，不愿意。再说积极一面，谈的话题经常是猫。季先生家养三只猫，一对白色波斯猫和一只灰白相间的本地猫。据说，季先生的生活习惯是早睡早起，清晨四时起床就开始工作。到天大明的時候，他有时到门外站一会儿，一对波斯猫总是跟着，并围着两腿转，表示亲热。看来季先生很喜欢这一对，不只一次向我介绍，波斯猫，两只眼，有的颜色一样，有的颜色不一样，他家这两只，有一只，两眼的颜色就不一样。起初，我以为季先生到门外，是因为爱猫，怕被偷，所以“放风”的时候看着。后来有不少次，我看见猫出来，季先生却没有跟着。猫恋人，我招招手，也就向我走来，常常是满身土，因为刚在土地上打几个滚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季先生并没有在猫身上费过多的心思。

他的事业是学问，扩大些说，是为文化；热心传授，也是为社会上野成分的减少和文成分的增加。所有这方面的情况，要由门内人作为专题介绍。我无此能力，只好根据我的一点点见闻，说说他的为人，仍是有关朴厚的。先说一件由闻而来的，是某一次开学，新生来校，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，想去干什么，行李没有人照看，恰好季先生在附近，白发，苍老，衣着陈旧，他推断必是老工友，就招呼一下，说：“老同志，给我看一会儿！”季先生说“好”，就给他看着。直到开学典礼，季先生讲话，他才知道认错了。季先生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超过一般人，所以不论什么人，有所求，只要他能做并且不违理的，他都慨然应允，而且立刻就办。

举一次使我深受感动的事为证。是不久前，人民大学出版社印了几个人的小品，其中有季先生和我的。我有个熟小书店，是一个学生的儿子经营的，为了捧我之场，凡是我的拙作，他都进一些货。爱屋及乌，这次的系列小品，他每种都进一些货。旧潮，先秦诸子，直到《文选》李善注，因为其时没有刻印技术，也就没有“签名本”之说。有刻印技术之后，晚到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，顾太清的《东海渔歌》，也还是没有签名本之说。现在是旧潮换为新潮，书有所谓签名本，由书店角度看利于卖，由读者角度看利于收藏。于是而有签名之举，大举是作者亮相，到书店门口签；小举的作者仍隐于蜗居，各色人等（其中有书商）叩门求签。我熟识的小书店当然要从众，于是登我门，求签毕，希望我代他们，登季先生之门求签。求我代劳，是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季先生名位太高，他们不敢。我拿着书，大约有十本吧，去了，让来人在门外等着。叩门，一个当小保姆的年轻姑娘打开门，我抢先说：“季先生在家吗？”小保姆的反应使我始则吃惊，继则感佩。先说反应，是口说：“进来吧”，带着我往较远一间走，到大敞的门，用手指，同时说：“不就在这里吗！”这话表明，我已经走到季先生面前。季先生立着，正同对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说什么。再说为什么吃惊，是居仆位的这样伺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，距离世间的常礼太远。说到常礼，我想到一些旧事，只说两件，一闻一见。先说闻，是有关司马光的轶事：

司马温公有一仆，每呼君实（司马光字君实）秀才（称家中年轻人），苏子瞻教之称君实相公。公闻，讯之，曰：“苏学士教我。”公叹曰：“我有一仆，被苏子瞻教坏了。”（《宋人轶事汇编》引《东山谈苑》）

再说见，是五十年代前期，我同叶恭绰老先生有些交往。叶在民国年间是政界要人，晚年京华息影，还保留一些官派，例如我去找，叩门，应门的是个老仆人，照例问：“您怎么称呼？”通名以后，不说在家不在家，只说“我给您看看”。问过之后，再到门口，才说“您请

进”。这常礼由主人的名位和矜持来，而季先生，显然是都不要，所以使我由小保姆的直截了当不由得想到司马温公的高风，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。言归正传，是见到季先生，说明来意，他毫不思索就说：“这是好事。那屋有笔，到那里签吧。”所谓那屋，是东面那个书库。有笔的桌上也堆满书，勉强挤一点地方，就一本一本写，一面写一面说：“卖我们的书，这可得谢谢。”签完，我就不再耽搁，因为书店的人在门外等着。季先生像是一惊，随着就跑出来，握住来人的手，连声说谢谢。来人念过师范大学历史系，见过一些教授，没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，一时弄得莫知所措，嘴里咕噜了两句什么，抱起书跑了。

以上说的都是季先生朴厚的一面。朴厚与有深情有密切关系，所以他也常常写抒情的小文。不久前看到一篇，题目以及刊于何处都记不清了。但内容还记得，是写住在他楼西一个平房小院的一对老夫妇。男的姓赵；女的德国人，长身驼背，前些年常出来，路上遇见谁必说一声“你好”。夫妇都爱花木，窗前有茂密的竹林，竹林外的湖滨和东墙外都辟成小园，种各种花草。大约是一年以前，男的得病先走了。女的身体也不好，很少出来，总是晚秋吧，季先生看见她采花子，问她，知道是不愿意挫伤死去的老伴的心愿，仍想维持小园的繁茂。这种心情引起季先生的深情，所以写这篇文章，表示赞叹。与季先生的学术成就相比，这是世人较少注意的一面，但至少我以为，分量却并不轻，因为，就是治学的冷静，其大力也要由情热来。

这样，季先生就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：一是学问精深，二是为人朴厚，三是有深情。三种难能之中，我以为，最难能的还是朴厚，因为，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（包括已作古的）中，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。

目 录

1 季羨林(代序) 张中行

辑 一 寻根齐鲁

3 月是故乡明

6 我的童年

14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

23 一条老狗

30 五样松抒情

辑 二 魂断德国

37 道路终于找到了

44 在饥饿地狱中

48 Wala

54 我的老师们

60 别哥廷根

辑 三 清华梦忆

69 清华颂

71 梦萦水木清华

74 清华梦忆

77 《世纪清华》序

辑 四 燕园春秋

- 83 春归燕园
- 86 燕园盛夏
- 89 清塘荷韵
- 93 梦萦红楼
- 95 梦萦未名湖
- 99 《牛棚杂忆》缘起
- 104 抄家

辑 五 拥抱自然

- 115 听雨
- 118 马缨花
- 122 二月兰
- 127 洛阳牡丹
- 130 香椽
- 133 夹竹桃
- 136 枸杞树
- 140 兔子
- 146 老猫
- 155 喜鹊窝

辑 六 馨爱市井

- 163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
- 165 母与子
- 174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
- 179 两个乞丐
- 183 师生之间
- 186 三个小女孩

192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

辑 七 感悟人生

197 年

202 寂寞

206 晨趣

208 成功

210 知足知不足

212 有为有不为

214 九十述怀

223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

辑 八 品味书香

231 我和书

233 我的书斋

235 藏书与读书

237 我最喜爱的书

241 《赋得永久的悔》自序

244 《季羨林学术文化随笔》跋

辑 九 屐印芳草

251 登庐山

255 富春江上

260 别印度

265 游唐大招提寺

270 重返哥廷根

辑 十 收藏落叶

279 回忆陈寅恪先生

290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

- 301 回忆雨僧先生
- 304 扫傅斯年先生墓
- 308 回忆梁实秋先生
- 311 悼念沈从文先生
- 316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
- 320 怀念乔木
- 327 编后记



辑 一

寻根齐鲁

月是故乡明

每个人都有个故乡，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，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。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

但是，如果只有孤零零的一个月亮，未免显得有点孤单。因此，在中国古代诗文中，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，最多的是山和水，什么“山高月小”、“三潭印月”等等，不可胜数。

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。我小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见过山，也不知山为何物。我曾幻想，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，顶天立地，好不威风。以后到了济南，才见到山，恍然大悟：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。因此，我在故乡里望月，从来不同山联系。像苏东坡说的“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”，完全是我无法想像的。

至于水，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地有。几个大苇坑占了小村面积一多半。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，虽不能像洞庭湖“八月湖水平”那样有气派，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。到了夏天，黄昏以后，我在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，数天上的星星。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。然后上树一摇，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。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。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，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。

到了更晚的时候，我走到坑边，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，清光四溢，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。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，但也顾而乐之，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。有时候在

坑边玩很久，才回家睡觉。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，清光更加晶莹澄澈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，白白地一闪光，手伸向水中，一摸就是一个蛋。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。

我只在故乡呆了六年，以后就离乡背井，漂泊天涯。在济南住了十多年，在北京度过四年，又回到济南呆了一年，然后在欧洲住了近十一年，重又回到北京，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。在这期间，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三十个国家。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。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，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，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，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，我都看到过月亮，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，我都异常喜欢。但是，看到它们，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。对比之下，无论如何我也感到，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，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。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。我的小月亮，我永远忘不掉你！

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。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。夸大一点说，此地有茂林修竹，绿水环流，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。风光无疑是绝妙的。前几年，我从庐山休养回来，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。他看到这样的风光，慨然说：“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，还到庐山去干嘛呢！”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。此地既然有山，有水，有树，有竹，有花，有鸟，每逢望夜，一轮当空，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，上下空濛，一碧数顷，而且荷香远溢，宿鸟幽鸣，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。荷塘月色的奇景，就在我的窗外。不管是谁来到这里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？

然而，每值这样的良辰美景，我想到的却仍然是故乡苇坑里的那个平凡的小月亮。见月思乡，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。思乡之病，说不上是苦是乐，其中有追忆，有惆怅，有留恋，有惋惜。流光如逝，时不再来。在微苦中实有甜美在。

月是故乡明。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！
我怅望南天，心飞向故里。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日

辑一
寻根齐鲁